

张宇

疼痛与抚摸





探索者丛书

疼痛与抚摸

张宇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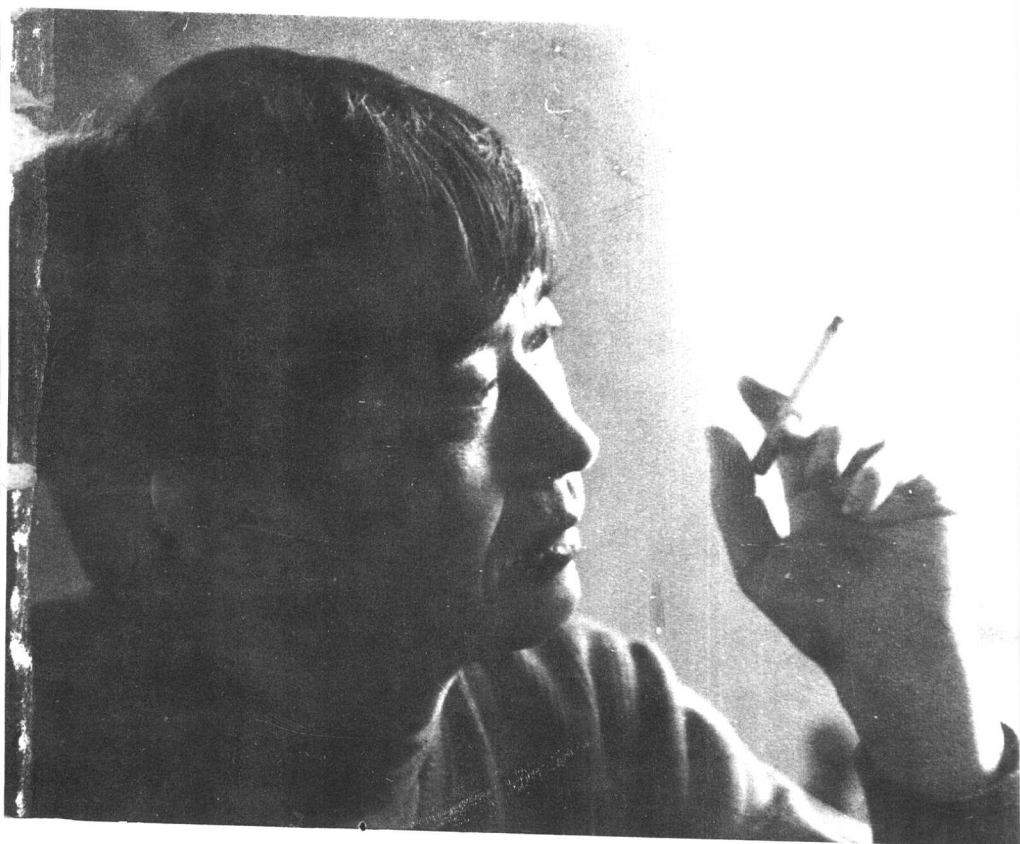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九五年·北京

内容说明

农村女子水月因奸情败露,被逼裸体游行,作者由此追溯了水家三代四个女子的婚姻和情爱的历程。抒写女性亘古的希冀与痛苦,展现人们心灵跋涉的艰涩,探寻生命存在的意义。在叙事的过程中,对人物的命运、行为和情感做精神分析,潜意识的发掘尤为精细;同时叙述作者的体验、感受和参悟。是一部理性与智慧的作品,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。

作者简介

张宇，男，1952年5月3日出生于河南省洛宁县大阳村。1970年高中毕业后到洛阳当徒工，1979年回到故乡洛宁县广播站当编辑。同年发表小说《土地的主人》，至今已经发表和出版小说、电影电视剧本、随笔等二百万字。主要作品有小说集《张宇小说选》、《活鬼》、《苦吻》；长篇小说《晒太阳》；中篇小说《乡村情感》、《没有孤独》；电视剧本《黑槐树》等。也不断获些奖项。作品也译成英、法、日等文字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曾任洛阳地区文联主席、中共洛宁县县委副书记、三门峡市文联主席、河南省青联副主席。现在河南省文联当专业作家。



作 者 像

出版说明

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。探索,则是创新的前提和必由之路。新时期以来,中国当代小说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,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。为了促使当代长篇小说更快地走向世界,走向辉煌,我们组织编辑了这套《探索者丛书》,希望有志于此的作家朋友积极参与,也希望具有远见和胸襟的读者朋友给予理解和支持。

探索也应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。形式本质上是为内容服务的,从这个意义上说,探索就是寻找表现特定内容的最佳形式。因此,入选《探索者丛书》的作品理应是高品位的佳作,而徒具形式变化的作品不在此丛书之列。

《探索者丛书》将分辑出版,每一辑五种。这套丛书与我社编辑出版的《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》(侧重中短篇小说)和《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珍藏本丛书》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,以展示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实绩和发展新貌。

第一章

到处都是存在的阳光。

那时候已经桃花灿烂，花旁边徐徐吐着绿叶的舌尖。

我一直觉得春天里不该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把一个女人脱光了游街示众。多年来这场景在我记忆深处结下疤痕，不断在我的噩梦中重现。

真实的生活常使我产生联想的恐怖，我越来越害怕生活的真实。

只要我回到那个时刻，就看到李家的人死命地按着水月，蹂躏捉腿，像揉碎一朵鲜花般撕着脱去她的衣裳。如果口里再噙把刀，就和剥活兔一样……多少年来，这往事一直折磨着我疼痛的思考，呼唤着我的叙述。我也明白，我不叙述这些往事，它们最终就会消逝掉，就像没有发生那样。但是我无力重现往事，就像不能够重现流逝的时光。说白了，也只是描述一下我对往事的回想，而回想并非是存在的真实，只是对往事的一种理解和抚摸。只是我再也找不到叙述它们的意义，为什么叙述它们，我一直回答不了自己的追问。

寻找生活的意义和本质，是我的恶习。在这里我走了很远的路，不断找来各种各样的发现，使自己上当受骗，多少次煽动起叙述的激情。有很多回，有很多事，我苦思冥想，似有所得，并

为之兴奋异常，但忽一日发现什么也没有找到，到头来仍然坍塌在自己的否定之中。

后来，我大胆地认为，也是一种大胆的假设，生活原来就没有本质，存在的只是我们在寻找本质时的体验感受和过程。

权当这就是真理。

这种体验感受和过程，又让我迷恋和激动。我试图通过猜测重新感受往事。有一天忽然想到山里老人们对于水月的摇头叹息，他们说这都是命，水家的女人辈辈都活得很苦很贱。追着这绵长的叹息，终于将我的叙述启动。

我追着山里老人们的叹息，就像追着一条河流，从下游来到上游。水月的姥姥该是这叹息的源头。我像个掘墓者把水月姥姥从岁月的洞穴里挖出来，打扫干净她身上时间的灰尘，我梦想重现这源头的风景，让她重新存在。

这个名叫水秀的女人，在将近一个世纪以前的岁月，曾如一朵桃花，使山里的四方八面生动和芬芳。传说中的水家老坟曾是一处桃花穴地，打墓时挖出过蚂蚁在地下造成的桃花石，阴阳先生说这穴地发女不发男。水家远祖中出过皇帝的妃子，那该是水家的辉煌时期。从那时起，山里的男人们都为娶到水家的姑娘而自豪。传到水秀这一代，已经是独苗女，再无男丁，人们都说桃花要败，水家的气数已尽。这就是传说的作用？先把生活神秘成传说，再把活人套在这传说中生活。到头来，逝去的是生命，活着的是传说。

水家自然是不甘心绝后的，又无生出男孩的能耐，水秀的父亲要把水家烟火续下去，只好计划为水秀招一个上门女婿。这是一种有趣的话语，在旧时父权社会结构里，为了使男人后继有人，在无奈时也让女人娶一个男人，说白了是找一个生育工具，却文化成一种形式叫上门女婿。不能叫娶只能叫招。一字之

差，就道出腐朽来。

但是山里的风俗，男人去当上门女婿是丢人败兴的事，因为生下孩子要姓人家的姓，等于卖姓和卖身。凡男人多少有一分能耐，都不会走这步路。这就使做养老女婿的人，要么缺胳膊短腿，要么奇丑无比，为此水秀死活不答应。父母劝她，她就哭天喊地不吃饭。父母逼她，她就寻死觅活要跳井自尽。这样，父母要续烟火，水秀要嫁好男人，就水火不相容。到后来父母想着，总不能把女儿逼死，那就鸡飞蛋打。只好退一步委曲求全，嫁水秀时向男方提出一个条件，生男归男方，生女孩姓水，以便日后有人清明节时回水家老坟烧纸。口说无凭，又请来中人，摆四盘菜，写下字据。相比之下，这对水家已经是出之下策走到末路了。

好像这伏牛山里人不太怕死，却害怕死后被人们遗忘；不看重鲜活生命，却看重埋葬死尸的黄土坟茔。所以我感到，伏牛山人把死后看得比生前还重。在这里我隐隐闻到山里人的人生态度气息，我感觉这气息和山里老坟地的松壳和柏枝味道一样，辛辣和苦涩。

水秀是正月末出嫁的。男方是黄村姓黄的，大家族，根深叶茂，人丁兴旺，这都是人们格外看重的。因为山里人信奉娶媳妇如摘花，花不好可以再摘一朵，嫁闺女如泼水送命，泼出去的水送出去的命再也收不回来。那年正月天热得早，水家院里那棵老桃树突然开花，引来水黄两家人莫名其妙的惊慌。这本来是一种偶然的自然现象，却被山里人赋予它吉凶先兆。又不知这先兆主吉主凶，就留在心里不安成一个悬念。

好像人还没有出发，先兆已等在前边张开了网，是吉也好，是凶也罢，人都要钻进那个网里。吉也不重要，凶也不重要，只有这个先兆最重要。人不是为自己而生活的，只是为这个先兆

而生活的，人的生活仅仅成了这个先兆的证明。生活流逝了，宿命进入了永恒。

这就使水秀出嫁如走进宿命的阴影里，挣脱不出自我。接连生下水草和水莲两个女儿如花似玉般引人喜爱，水秀的父亲却乐呵呵说那年的桃花没有白开，大吉大利，老祖宗保佑我水家不绝。好像这两个女儿是那桃树上结出来的两颗果实，与水秀的肚子没有关系。

水草满月时，黄家为水草做满月，水家也为水草做满月，比黄家做得更加隆重。因水草姓水，水家认为自家才是主家。这样，水草和水莲两个姑娘都做得双满月。那时候两家人很亲热。水家认为俩姑娘姓水自家有了后人，黄家暗里只把这水草水莲当名，前边加上黄姓，就成了黄水草黄水莲，只不说破。水秀又不说闲话是非，她甚至对女儿姓啥并不关心，使两家人亲如一家。

矛盾是在后来发生的。孩子长大会开口说话时，水秀的父母就坚持孩子管自己叫爷爷和奶奶，不让叫姥爷和姥姥。这还没什么，一定要让孩子管亲爹叫舅不能叫爹，这就惹恼了黄家人。黄家人认为水家人太过分，坚持让孩子叫爹，而不叫舅。再加上水秀夹在中间不管闲事，她说叫啥都一样，没有了立场，这又气恼了水家。水秀父母请来中人亮出字据，要求正名说理。并进一步强硬要求，孩子还不能管亲爷亲奶叫爷叫奶，要叫姥爷和姥姥，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爷爷和奶奶。

就为这么点事，水黄两家闹得仇上仇冤上冤。两年时间两家抬出去四口棺材，双方父母都病亡而去。人们就说这四位老人全是气死了。

双方老人过世后，水秀和丈夫正要过安生日月，不想飞来横祸，丈夫出门做生意让劫路刀客打了黑枪。人们又说这才应了

桃花的先兆，水秀把水家的败气带进了黄家。好像那年的桃花到这时候又结出了宿命的果实。旧时人们不习惯相信自己，不习惯相信生活，习惯把宿命当靠山。

山里老年人回忆，水秀是在丈夫死后守不住贞操，才放荡开自己。没有人去追查她丈夫的仇人，只说是被黑枪打死的。反正那年月黑枪也多，黑枪这个词就掩埋了一个男人的生命。黄家人不关心水秀母女的生活，反说她是灾星祸害了黄家。好像人就是水秀杀死的。黄家族长正式通知，她孩子姓水永不准姓黄。在黄村她成了单门独户。水秀眼前的路就这样走短了。

死了丈夫的水秀，带着两个女儿，见天奔波田间地头，土里刨食。几年后又开始替人纺花织布挣盐钱，路无论如何是越走越细，贫困如一条幽灵引着她步步迈向那个展开悲剧的夜晚……

二

现在我们看到，在昏暗的豆油灯下，水草和水莲已经熟睡在靠窗的床上，一边一个，枕着那种装细麦草的长枕头。粗布深毛蓝色枕套，融进夜晚灯光里发暗如两条静卧的黑狗狗，只把两张细皮白嫩的脸亮出来。水秀坐在对面床上就着油灯做针线，灯光不断跳跃在顶针上。手的粗糙和脸的姣好在灯光下形成对比，手展览着农妇的艰难，脸洋溢着少妇的姿色。特别是那两只水汪汪的眼睛，如两汪泉水把这农家小屋和夜晚滋润，看到哪里就把哪里看得湿漉漉的。夜静下来，远处偶尔溅过来几阵狗咬。

院里响起有力的脚步声。水秀放下针线，听着这脚步觉得耳熟，就没起身，等着外边的动静。

“嫂子，在家哩？”

“是铁锁？门没闩，你进来吧。”

屋门推开处，本家兄弟黄铁锁走进来，回身轻轻关门时插上了门闩儿。实际上从这时起，插门闩儿的这只手已经掀开了风流之夜的帷幕。由于平时太熟，又是本家，叔嫂无礼，水秀没有提防，更不会想到这个男人的深夜来访，将把她带进不幸和灾难。

“铁锁，有事儿？”

“没事儿就不能来看看嫂子？”

“这兄弟，我说你不能来了？只想着你有事儿。”

“要说有事也有事哩。”

“啥事儿？”

“夜老长，睡不着觉，老是想嫂子。真是忍不住了，来看看你。”

“狗嘴吐不出象牙，老嫂比母，嚼什么舌头！”

她想他说笑话的。山里人风俗，兄弟和嫂子开玩笑取乐是常事，就没有多心。但等到铁锁坐下来，烧红着脸不说话，死死盯着她看，她心里才有点慌。再细看那眼里起火冒烟，不断在她身上闪烁，就烧得她有点沉不住气。当然，也是为了稳住自己，她连忙说：

“好兄弟，没事你早回去吧。你嫂子寡妇门前是非多，天不早了，快回去吧，啊？”

“怎么，你在等谁哩？”

“胡说。”

“那我来时，门怎么没闩？”

“我等着给牛添草哩。”

“这我就放心了。”

“嫂子知道你懂事。快回去吧，我求求你，好不好？”

“嫂子，你心就这么狠？”

“老天爷，你没看孩子都这么大了，别说胡话把孩子吓醒
来。”

“我看见俩侄女都睡着了，孩子们知道啥？嫂子，可怜可怜
你兄弟吧，你兄弟长这么大了，还没钱说媳妇。”

铁锁忽然起身和水秀坐在一块，一伸手抓了一下水秀的奶
子。虽隔着衣服，但毕竟像火一样点燃了两个人的感觉。这一
上手，铁锁终于抹下了脸皮。水秀也觉得一股热浪涌上心尖，这
使她感到了害怕。她害怕铁锁，也害怕自己，更害怕往后的日
月。

“铁锁，可怜见别欺负你嫂子。我哪点对不住你，你打我骂
我都行。别逼我。你还嫌你嫂子过得不苦？”

“嫂子不要这么说，我就是嫌嫂子过得太苦了。你知道，咱
黄家谁都不帮你，还说你是丧门星。就我铁锁疼嫂子。送肥、犁
地、打柴、担水，我哪样活没给嫂子干过？就是想嫂子太苦，我才
疼你。”

“这情，我领了。嫂子也给你烙过油馍做过鞋，以工换工，我
也对得起你。你不情愿，以后别干了。”

“我知道我疼嫂子，嫂子也疼我。咱俩都是可怜人，我才想
你。”

水秀低下头，想了想，抬起头说：

“铁锁，要是你哥活着，你敢这么胡来？”

“啥话，要是哥哥给嫂子暖被窝亲嘴，还用着我？就是没哥
了，你我都冷清孤单，咱就好了吧。”

铁锁欲火燃烧，一伸手搂住了水秀的脖子，就要低头去亲
她。水秀一下子推开他，忽然变了脸，小声说：

“铁锁别胡来，再动手我就喊了。”

铁锁如果留心，就会发现水秀说完这句话低着头不敢看他，这说明她并没有恼火。可是铁锁太年轻不懂风情，只好把手缩回来。软塌塌坐下，低着头，双手揪着自己的头发，一副可怜巴巴痛苦不堪的模样，确实令人怜悯和同情。水秀差点伸手去抚摸他的脑袋。娶不起老婆的光棍汉，又是黄家本家兄弟，可怜哪。

“铁锁好兄弟，回去吧，啊？”

只这么说，她不敢动手去拉他。铁锁一声不吭，从衣袋里摸出一块钱，放在了桌子上，低着头说：

“别笑话，嫂子，你拿上称盐吃吧。”

“铁锁，你这叫什么话？”

水秀话是这么说，看见这钱，心里还是动了一下。如果拿这一块钱去买盐，就能买好多。那么，家里就可以保证一天吃两顿咸饭。两个女儿正长身子哩，多吃点盐，就有了力气。自己多吃一顿咸饭，干活也有了精神。但转念一想，她还是拒绝了，不能因贪着多吃一顿咸饭就失身坏了名声。

“嫂子你嫌少吗？”

铁锁又从怀里摸出一块钱，放在了桌子上。这时候他慢慢地把头又抬起来，观看水秀的脸色，活像一个做小生意的和对方讨价还价。现在，他发现水秀并没有恼他，他重新鼓荡起自己，又满怀起希望。

“铁锁，别拿钱伤嫂子的心，好不好？你上山砍柴卖柴，挣这两块力气钱是容易的？快拿起来留着你自个儿买盐打油吃，啊？”

水秀这么拒绝着，心里却把这两块钱打算了一下用场。两块钱对她是个重要的数目。她可以用一块钱买盐吃，足足富富有余。那一块钱就可以买些染布的颜色，把纺得的粗线染成几

种颜色，用浅蓝色做底，用枣红色做条条，就可以织出红蓝相间的格格粗布来，用这种布给女儿做衣裳，就好看了很多。还可以织出另外不同图案的方格粗布，来做被面和床单。再说她也该给自己做一件上衣，年轻轻媳妇不能穿太脏太旧的衣裳让别人瞧不起自己。但她还是拒绝了他，也拒绝了自己。只为了买些染粗线的颜色，就赔了清白身子吗？就是穿体面些也没脸往人脸前边站啊。

“嫂子你还嫌少吗？”

铁锁虽遇到拒绝，但他发现水秀的绝情话说得软软的没有力气，他感到这两块钱已帮助他坐直了腰抬起了脑袋。他把头抬得高高的，重新又大着胆去看水秀的脸。那娇美的脸庞浴在灯晕里，格外动人。水秀半低着头不语，似乎在等待着什么。他心跳起来，目光又热辣辣盯在了水秀的前胸。他果断地又摸出一块钱，把这一块钱又放在桌子上。

“铁锁，你是看嫂子可怜，用钱逼我吗？”

水秀虽然这么说着伤心话，却在这三块钱面前开始动摇，她分明感到自己快撑不住了，坐着的身子发软。这钱就像狗一样追着她不放，一步一步靠近着她，张口要咬伤她的脚后跟。像有惯性一样，她忍不住把这三块钱放在心里掂量，开始计划这三块钱的用途。这是整整三块钱呀，不但可以买盐买染料，还能余出一块钱来，这就能把家里的缺东缺西添齐。先买两只碗吧，孩子们太小老是打碗，这碗不能少。再买两个瓦盆，那和面盆炸了口子，用榆树皮箍着不是长法儿，早晚会打碎的，买两个新瓦盆就不会在和面时提心吊胆了。还可以买一盒洋火，用火镰打火老难，急起来干急打不着，弄得锅灶里老要烧点热灰。当然不能老用洋火，那就太浪费，闲时用火镰，忙时就可以用洋火点灯和生火做饭。洋火怕潮，不用时要用一块布包一团棉花温着，天阴泛

潮时才不会误事儿哩。这么算着的时候，她已经觉得这钱是自己的。抬头瞄一眼桌面，才发现自己在瞎想。难道就为这些小东小西向这个男人解开自己的怀扣吗？只是这三块钱能办太多的事，舍不得让他收回去。她没有了主意。

铁锁把这些看在眼里，心里明白水秀已经开始活动心思。又摸出一块钱，放在了桌子上。这次放钱的时候不再偷偷摸摸，而是大大方方把这一块钱按在了那三块钱上边。有钱壮胆，他觉得有点理直气壮了。他不再坐下，就那么站着，低头看水秀的脖子，急等着她答应他。

这第四块钱放在桌子上，水秀的心已经彻底软了。她再也说不出拒绝的话来，她经受不住这四块钱的沉重打击，在这四块钱面前，她垮了下来。她马上就把这第四块钱派上了用场，她要用这第四块钱去赶集，把两个女儿全带上，好好在街里逛一逛。她已经很长时间不敢去赶集了。这回她要带着两个女儿上街去，从街南走到街北，再从街北走到街南，多走几个来回，让孩子们看够那街上的热闹。一定给两个女儿买两根红头绳，把小头发辫子扎起来。再给她们买两串热肉包子，家里已经很久不吃肉了。为孩子们买四个糖豆，一个人两个，在街上每个人吃一个，带回家里一个以后吃。她当娘的，从来没有给孩子们买过糖豆吃，两个女儿都不知糖是啥味。当然不能把这一块钱花完，余一些还可以再去赶集，多让孩子们见些世面。如果两个月三个月能带孩子们去赶一回集，这该多么好多么好呀！

水秀沉迷在自己的联想里，就使铁锁觉得她动了心。看着水秀不言不语，不敢拿眼看他，脸开始潮红，铁锁知道到了最后时刻，横下心把最后一块钱也掏出来，放在了桌子上。那时候他像一个赌徒把全部家产都押上去一般。

“嫂子，这是最后一块钱。我就这五块钱，都给你拿来了，你

看着办吧！”

说完这话，铁锁有些气恼，怒气冲冲瞪着两只冒火的眼睛，那样子像狼一样要把水秀吞下去。水秀抬头瞄一眼，吓得连忙低下了头。她明白自己再也撑不住了，全身软下来没有一点力气。她差点闭上眼，就这么躺下去，把一切交给这男人，他爱怎么做就怎么做。

由于站得太近，铁锁身上的汗味和呼吸熏得她心醉。她感到渴，不是口渴，是全身上下都渴。她觉得自己体内有无数只手伸出来，要撕碎这男人，有无数张口张开着，要把这男人活喝下去。

如今她不再去想第五块钱的用处了，这五块钱太多，像五把刀扎进了她心里，像五座山把她压垮了。她在这五块钱面前节节败退，已经走投无路，要举手投降。

在那昏暗的豆油灯下，面对着铁锁，水秀一点点把头抬起来，迎着铁锁的目光轻轻点点头，接下了这笔交易。然后，她慢声细语地说：

“好兄弟，我给你说，可就这一回。”

她这句话像对铁锁说，更像对自己的一种告诫。她害怕铁锁再来找她，更害怕自己从此管不住自己。

铁锁认真地点点头，就算答应她的话。

水秀先吹灭灯，在吹灭灯的同时她伸手把这五块钱攥进了手心。在整个的过程中，她手里都死死攥着这五块钱。她不是怕铁锁再夺回去，她连这么想过也没有，她就是要把这五块钱攥在手里。她也不明白为什么，死攥着这钱就像攥着命根子，攥着今后的日月那样。

我觉得她死攥着这五块钱确有别的意思，有着她自己也不明白的下意识。想了许久我才猜到了，她死攥着这五块钱就是